



# 陕西短篇小说散文选

1949—1979

上 册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我们的编选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专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编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

尾花设计 彭 鹏

## 出版说明

这个集子选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只是解放三十年来陕西地区部分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的部分作品。但所描写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有歌颂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反映革命战争岁月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业绩的；有表现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读了这些作品，不能不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而感到骄傲，不能不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文艺创作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编选这本集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检阅我省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向正在进行新的长征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采取各种方法向作者和部分文艺工作者进行了联系，征求了意见。但由于编选工作基本上是在课外时间进行，没有能够和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联系，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可能有一些为读者欢迎的作品有所遗漏。还有一些作品，是在这个集子定稿发排后发表的，未及选入。

## 目 次

|               |                 |
|---------------|-----------------|
| 工地之夜·····     | 杜鹏程 ( 1 )       |
| 夜走灵官峡·····    | 杜鹏程 ( 11 )      |
| 延安人·····      | 杜鹏程 ( 16 )      |
| 风雪之夜·····     | 王汶石 ( 39 )      |
| 新结识的伙伴·····   | 王汶石 ( 56 )      |
| 夏 夜·····      | 王汶石 ( 73 )      |
| 惠 嫂·····      | 王宗元 ( 100 )     |
| 高原·风雪·青春····· | 王宗元 ( 118 )     |
| 视察工作的时候·····  | 贺抒玉 ( 138 )     |
| 红 梅·····      | 贺抒玉 ( 158 )     |
| 揽羊记·····      | 力 耘 ( 181 )     |
| 高原彩凤·····     | 力 耘 ( 207 )     |
| 井·····        | 侯雁北 ( 223 )     |
| 牛家的故事·····    | 李云亭 ( 230 )     |
| 新战士和枪·····    | 王洲贵 ( 247 )     |
| 秦岭烽火·····     | 董得理 王知德 ( 266 ) |
| 戈壁红柳·····     | 李小巴 ( 290 )     |
| 峰 巅·····      | 李小巴 ( 310 )     |

## 荷包记

——一篇婚礼记录·····郑 重 (357)

房 东·····郑 重 (382)

长安酒家·····张沼清 (398)

## 野姑娘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李永庆访问片断·····路 萌 (409)

牧场雪莲花·····权宽浮 (423)

工人·····韩 起 (435)

新来的女徒工·····刘贤梓 (457)

窗口·····莫 伸 (471)

人民的歌手·····莫 伸 (497)

春女·····贾平凹 (517)

满月儿·····贾平凹 (521)

果林里·····贾平凹 (534)

土司机·····赵茂胜 (541)

学医记·····王 蓬 (559)

三 锤·····牧 笛 (575)

领夯的人·····王晓新 (583)

贝 贝·····高 华 (619)

古贴记·····肖 盼 (630)

王家斌·····柳 青 (643)

王家父子·····柳 青 (653)

|                   |           |
|-------------------|-----------|
| 邻居琐事·····         | 柳 青 (667) |
| 船夫曲·····          | 魏钢焰 (676) |
| 红桃是怎么开的?          |           |
| ——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 | 魏钢焰 (686) |
| 忆铁人·····          | 魏钢焰 (719) |
| 在柴达木盆地·····       | 李若冰 (741) |
| 陕北札记·····         | 李若冰 (758) |
| 神泉日出·····         | 李若冰 (779) |
| 鲜花长忆·····         | 李 矛 (790) |
| 幸福的“兰村”们·····     | 周 竞 (795) |
| 枣·····            | 李天芳 (803) |
| 山连着山·····         | 李天芳 (808) |
| 古城梨香·····         | 陈学超 (816) |
| 泪·····            | 徐剑铭 (821) |
| 同 志·····          | 刘 斌 (832) |

# 工地之夜

杜 鹏 程

一位工程局长告诉我：两三年前，几乎挣断腰筋才能完成的年度任务，现在以同样的人力和设备，四个月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完成它。这话使我极为激动。我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年月，建设工地的人们怎样奋不顾身地在混乱中摸索前进；我知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日记摘录

月光照得山沟如同白昼。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霜。树叶在飘飞。

山根下的公路上，停了一辆吉普车。司机赵玉勤，手塞在裤兜里，斜歪肩膀靠着车子，凝望对面的工地。帽沿的阴影遮住了他深沉的眼睛。

老赵身边的大工棚里，拥挤着成百名工地的重要负责人。他们在争论，在叹气，在沉思，在计算……劳动力、材料、计划、生产等等字眼，都围绕着“防寒”这两个字旋转。“防寒”这凉冰冰的字眼，从大工棚的窗缝里溜出来，爬到司机老赵的心头，使他熬愁。这倒不是怕天气一冷车子难发动，而是他象那会议室的每个人一样，对这铁路工地上的无数工点都非常熟悉。因而他也知道：如果寒

冷提前赶来，会给从事露天作业的铁路职工，带来多大的祸害！

他看看表，已经两点钟了，可是会议的主持人——被大家称作总指挥的人，还在工棚里用洪亮的声音讲话。

两点零五分，工棚里传出咳嗽声、哈欠声、板凳的响声和杂乱的说话声。人们从工棚里陆陆续续走出来。他们，都让工地日夜紧张的生活煎熬得脸色黄瘦；有的声音沙哑，有的眼里布满血丝，有的心事重重，有的眉毛拧起，有的肝火挺盛。大伙一出工棚，都不约而同地望望天空，又用脚踏地上的霜，仿佛希望这地上的霜只是月光造成的错觉。

最后，总指挥走出来。这是个粗壮的人。左手提个安全帽。裤筒挽在膝盖跟前。穿双草鞋。身上有水泥味、泥土味、柴油味。这不活活的就是个挑土筐子的壮工吗？其实，他是工地的最高负责者，指挥着数百个大小单位和十几万职工。……好些人还在工棚门口围着他；请求，诉苦，用夸大的困难威胁他。他把厚敦敦的手举在头上用力摇，一边走一边大笑着说：“嗨嗨！我是穷光蛋。啃我的骨头也啃不出多少油水”“你哭穷？你的仓库里要什么有什么。是个大老财。就算骂祖宗三代，我明天也要把你的炸药调出去三吨！”

“嘿！月亮挺好呀！”总指挥摆脱了人们的纠缠以后，膀子前后扇了几下，便用指头在车子的引擎盖上愉快地敲着鼓点子。司机老赵想：不妙，他心神不安！

老赵站在总指挥身后，用力吸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何必空费口舌呢？你说：“不早了，就宿到这儿。”总指挥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没法子！我们这一辈人最遗憾的就是睡眠不足。”

老赵不声不吭地把夹衣递给总指挥，又双手塞在裤兜里，斜歪着肩膀，靠车子站在那里。

总指挥望了望老赵那富有暗示性的姿态，耸耸肩，不出声地笑了，说：“四个钟头能赶二百公里，到城里我还可以赶上办件要紧事。要得吗？你还有什么新方案？”

老赵往车上一坐，抓住方向盘，眼睛直盯前方，说：“天天都是这个样子，何必商量？”

“回答得好噢！”总指挥愉快地喊。头一低，坐在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了。

嘟的一声，车子开了。

公路上到处是料石、刚卸下来的钢材、水泥和停在路边准备装东西的大卡车。老赵的车子绕来绕去的行进着。他斜着眼瞅，只见总指挥用手捂着前额，身子随着车子的摇摆而摇摆。他晓得，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总指挥脑子里还装着会场里的情形；一整天在工地遇到的各种问题还压着他，各种印象还包围着他。只要车子跑出二三十公里以后，总指挥会主动找他老赵的。

果然，汽车跑了不到四十分钟，总指挥仿佛摆脱什么沉重的东西似的，伸了伸懒腰。接着，又用拳头轻轻打着手掌，望着公路下边闪闪发光的江水，哼着歌儿。哼了一

阵，他自言自语地说：“肚子里好象在闹革命！”

这一阵，别说有什么好吃的，若能叫开老乡的门，买来几个地瓜啃啃，也就心满意足了。

老赵不言不语地一手把住方向盘，一手从坐位旁边一样一样把东西拿出来，放在总指挥怀里：一个军用水壶，里头有热烫烫的开水，三个地瓜，两个饼子和二两牛肉。

总指挥兴奋地扫了老赵一眼，就津津有味地嚼着。车子摇晃，开水泼在膝盖上。

这工夫，正象往常一样：这位首长和这位司机要进行热烈谈话了。首长要谈他一天当中遇到的事和正在思考的事，声音时而欢乐，时而气愤，时而苦恼。司机也会谈他一天当中的所见所闻。这些凌乱、具体和生动的琐事，常常闪动着重要的思想，又是站在总指挥这个职位上的人听不到也看不见的。可是今天有些异样：总指挥吃完东西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总指挥把头伸出去，仰望天空说：“鬼天气！还不到冷的时候，就突然下霜！要是明天气温降到零度，就把命要了！二十多个桥梁工地都正在灌注混凝土噢！”

老赵仿佛没听见总指挥的话，一个更紧张的想法从他头脑里闪过。他一边开车，一边斜着眼珠看左边——江那边的工地。那里，电灯拉成一条线的地方，是第二工程队的工人在填路基；千万盏电灯连成一片，象个城市似的地方，是五十一号工点。他拚命地加快速度，车轮简直离了

地，腾空而飞，连总指挥都觉得奇异。平素，老赵象那些老练的司机一样：当快就快，当慢就慢，不管车上坐着多大的首长，乱发什么指示，也休想让他改变自己的习惯。在这高山峻岭中开车，可不是闹着玩哩！

“要快！”老赵心里有底。五十一号工点是关键工程。这个工点的工程队长前几天就喊叫：“不得了！二十九号十二时以前不运来一百吨水泥，我就要上吊！”这家伙可能在路上挡住总指挥的车子，磨捣好半天。他鬼的很，捉摸到总指挥在工地活动的规律了。可是老赵早从工程处调度室打听得一清二楚：五十一号工点的水泥用到后天十二点，那个乱吵乱嚷的工程队长，不仅不会上吊，还挤眉弄眼地跟工人说笑话。目下，要想尽法子，不让总指挥在路上耽搁一分一秒。这样，总指挥回到城里还可以休息一阵儿。要不，路上一耽搁，到城里正是上班时间；材料厂长，工程局长，挟一大堆图纸的工程师，上级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小组和成百件的文件、指示、信件、电报，都会一齐涌来，把总指挥埋住，连喘气的空全没有；当 he 从这风雨不透的包围中冲出来以后，又会喊：“老赵！上现场去！”

要快！要快！过了这工点密集的地方就好了。嗨！你说出奇不出奇，现在正好是夜班工人的放炮时间，敲锣声、哨子声、人喊声……车子每走三五公里就让拿红旗的工人挡喝住了：“危险！不准通行！”车子一停，总指挥便敏捷地跳下去，背着手，望着远处的山头。那里，一道

道蓝灿灿的火光闪耀，接着轰隆隆的响声，震得山摇地动。总指挥激动地来回走着，望着脚下的江水，仿佛要蹚过去，跑到对面的工点上，按住这上下千余里的铁路工地，试试大地的脉搏。

放警戒的工人一宣布：“可以通行！”老赵就连忙发动车子喊：“首长！赶紧走！”

“不算慢嘛！照这里进度看，天气不要再冷，有十天工夫我们就——”

“首长！要赶路啊！”

总指挥好象突然醒悟过来似的，说：“哦！要赶路！”这才走到车子跟前，头一低，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了。

汽车又冲过几个重要的工点，老赵扫了总指挥一眼，以为他快睡着了，松了口气，放慢速度。于是，这辆轻巧的小车子象滑行似的顺着公路忽而在江边行驶，忽而升到半山腰，忽而绕过山脚，忽而经过已经熟睡的村庄。

猛然，总指挥敲着挡风玻璃，说：“咦！过了五十四号工点了？停车！”

老赵佯装糊涂，加快速度，直向前奔。

总指挥猛然扭过头，两道透凉冰冷的目光，射到老赵脸上，声音低沉地说：“停车！”

不敢怠慢！老赵让车子逐渐减低速度，然后才缓悠悠地煞住车。其实，这个拖泥带水的过程，又让车子向前滑动了百十公尺。理由很充足：按部就班，不能违反操作规

程嘛！想发脾气也不中用。

总指挥头一摆说：“掉头！返转到五十四号工点。”

老赵把下巴压在方向盘上，慢腾腾地问：“干嘛去？”

“罗嗦！难道你不晓得，我答应在今天四时以前给五十四号工点二百吨钢筋吗？可是……嗨，现在说不定他们已经停工待料罗！碰到了鬼哟！”

老赵不但没有掉转车子，还一直向前开去。他说：“我帮你记着这件事哩。今日下午，我以你的名义给材料厂厂长挂了个电话，叫他先把材料拨给五十四号工点，回头补手续。”

总指挥没有表示什么，只用拳头轻轻地打了一下手掌。老赵知道，这是一个表达得意心情的动作。

车子向前奔跑，带着一股风，进入一条偏僻的山沟。老赵把住方向盘望着前方，公路两旁的小树和枯草上，挂满霜花。大卡车的轮胎，在铺了一层白霜的公路上，划下两条没头没尾的黑带子。偶尔从路边的水沟里，跳出了一只狐狸。它站在路当中，拖着尾巴，起劲地扬起头，机警而好奇地面对强烈的灯光，望了好一阵，便窜到随风摇摆的蒿草中去了。一会儿，一只藏在树林中的兔子被灯光吓得蹦起来，在公路上乱窜。

老赵偏过头看，总指挥已经睡着了。在这紧张、混乱而沸腾的日子里，老赵看着总指挥这样睡觉，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回了。生活把繁难而沉重的担子放到这样人的肩上，他只能在这汽车的颠簸中，闭闭眼睛，积蓄力量，然

后再作勇猛的跃进。老赵尽力使车子跑得平稳，以便总指挥睡得安宁。但是这一带有几个材料库，整天成千辆拉材料的汽车、拖拉车、马车和架子车，已经把前后几十公里的高级路面轧坏了。车灯照耀下，公路简直象一条波浪起伏的河流。任凭老赵满头大汗地使尽了他全付本领，车子还是颠簸着，每颠簸一下，总指挥就挪动一下，或者肩膀耸动一下。冒着热气的汗珠，顺着老赵的鬓角滚下来！

车子一转弯，摆脱了各种吼声日夜不断的工地，进了一条幽静的山谷。老赵伸头看看周围的地形，又飞快扫了总指挥一眼，闭住气，咬住嘴唇，慢慢地减低了速度，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煞住车。他清楚，总指挥醒来，他会挨骂。管他哩！只要让那成天象马达旋转似的头脑休息一阵，目下，这便是世上最当紧的事。

对面山坡上的村庄里有狗咬声。路边大树上一群小鸟突然噗噜噜地飞着，叫着，大概是黄鼠狼钻到鸟窝里去了！瞌睡爬上老赵的眼皮。他真想坐在车旁边的石头上，抱住膝盖好好睡一觉。嘿！这个车子上坐的不是个平常的人，如果从山坡的森林里窜出几个歹毒的家伙来……他拔出腰里的手枪在车子周围转游，放尖眼睛四处瞅着，谛听着各种响动。这时光，拉材料的大卡车很少了，但是一刻钟左右总有一辆车子经过。老赵的心提到喉咙里了，他生怕那些年轻的司机不知好歹，远远看见这里停辆车子，便拚命按喇叭。可好！飞驶而来的汽车除了带来一阵风之外，都不按喇叭。大约，那些日夜奔忙的司机们也在悠悠

忽忽打盹哩！偶尔有几辆拉钢材或木料的马车经过。驾辕的马，哼哧哼哧地吞吐着一团团的白气，信步走着。赶车的人披着被子坐在车上，缩着头，抱着鞭子打盹。

老赵狠狠地揉揉眼，看见总指挥头靠在车门的铁撑子上，睡得挺香。右胳膊在车外边吊着，袖子也拥上去了。明天，这条胳膊一定会因风吹受冻而发疼，而麻木。老赵想把那衣袖拉下来，可是走过来走过去，脑子转了几十个圈，也不敢惊动总指挥。咦！你们看看：这条胳膊又粗又壮，你试试把耳朵贴在上边，准能听到血液在血管里奔流激荡的响声。还有，那胳膊上并排摆着的三个伤疤，月光下，看得多么分明。其实，那泥巴点点的衣服，还遮盖着更多的枪伤弹痕哩。不过，这一切都是遥远的事情了。最让人关心的是，总指挥睡得很甜。看！月亮清冷苍白的光线，也不能改变那脸上生气勃勃的颜色。那张脸很粗糙，可是宽阔、结实、刚毅而勇武。突然，那巨大的鼻孔翕动，粗粗地喘息了几声；眉毛抖动了几下，全身骨节都在作响。大概这永远开朗愉快的总在鼓舞别人的人，只有在睡梦中，才让疲劳征服了！只有在睡梦中，才显出他平素怎样苛刻地挤出了自己的每一点汗水和每一滴心血……老赵手腕上的表，琮、琮、琮地响着。他，脚在地下敲着点子，数着时间的步伐。时间啊，你以为你飞快的步子，总在把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带得团团转，把总指挥带动得团团转，你以为你能带来生命，也能让人头发发白……嗨嗨，老赵却从你手里给总指挥夺来了安逸的睡眠啊！

嘿，一辆大卡车从远处奔来了，喇叭按得挺起劲，好象那个不要命的司机立刻要完成二十万公里的安全行驶记录，然后去领取奖状似的。

老赵紧咬牙，脸色铁青，恨不得朝天空放他两枪！

这工夫，总指挥突然直起身子，一看表，就喊：“嗨！”

老赵吃了一惊，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哦！刚好是一点零四十分！”

“鬼话！你中邪啦？这是什么地方？哦！老牛滩。现在五点半了。八点多才能赶到城里。倒楣的家伙！谁要你停在这里？”

老赵心虚口松地说：“抛锚了！”

总指挥看见引擎盖盖得好好的，就说：“有鬼！抛锚了，你统着手站在这儿等谁背你走？”

老赵恢复了他平素的镇静。上了车子，搓搓手，说：“刚把车收拾好，休息了两分钟。你不是经常给我叮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总指挥说：“你要念上那本经，永远念不完！知道吗？七点半就有一二十个人在办公室等我。该死！”

老赵慢悠悠地说：“只要不损坏车子，就尽力往前赶吧！”他戴好手套，把住方向盘。嘟的一声，汽车又飞奔开了。

山往后移，树往后移。黑夜渐渐消退，黎明爬上了山顶。一个紧张而沸腾的日子，又在迎接精力无穷的人。

一九五八年元月三日于成都